

韓 營 半 月

俞 林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韓 營 半 月

俞 林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圖 插 森 桂 計

總 20 單 7 32 開 225 定價頁

韓 營 半 月

俞 林 著

* 版 權 所 有 *

一九五一年八月北京初版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5號)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登聯合組線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京 1→10000

定價 7,700 元

這篇東西寫的是一九四七年冬天土改的故事。地點是新解放的石家莊外面的鄉村；內容是土改的第一個階段；時間僅半個月，但這是非常重要的、非常複雜的半個月，是發動羣衆成敗的關鍵。

當時在發動羣衆的步驟上，強調建立貧農團，書中的故事也主要是圍繞着建立貧農團的鬥爭發展起來的，這和今天的作法已經不同。但所寫的既是當時的情況，主題又不在于描寫發動羣衆的具體步驟，想沒有一個讀者會拿今天土改的具體作法來指責作者的，特做以上的註明。

作者

一九四七年冬天，解放軍解放了石家莊。

石家莊外邊有個韓營村，把舊聯保公所的牌子摘下來，換上了『貧農團』的大牌子，有一個張小羣，自封了一個主任。這人是一個光棍漢，從小死了爹，跟娘吃糠嚙菜長大，十五六歲上在本村一個大財主李洛富家當了兩年小工，嫌受罪，跑到石家莊當警察，後來又跟熟人到口外搗弄烟土，在外邊混了十來年，日本投降後，外邊混不住了，回到家來，家裏缺吃少穿，下地受苦吧，在外邊浪蕩慣了，哪裏受的下去？不受苦又沒飯門，只得整年到頭的跑石家莊找熟人要飯吃。飢一頓、飽一頓的湊合着過日子。

這年春天正大戰役時，韓營一度解放，工作隊來村發動清算鬥爭，因為離石家莊太近，沒人敢出頭幹，張小羣一看這正是一條飯門，便領着幹了一個多月，門出李洛富一些浮財，私下裏還得了李洛富的兩石糧食，可是解放軍一轉移，國民黨就翻回來，他這個飯盤就又砸了。

韓營二次解放是解放軍進攻石家莊的前幾天，國民黨軍隊原在韓營設着據點，解放軍一到，就跑回市區了。解放軍到韓營來動員担架、大車，舊保長不敢出頭，張小羣一看機會又到了，立刻介紹自個是春天的『翻身團』長，出來支應軍隊，沒等幾天，石家莊就解放了。張小羣便在村裏掌了大權，見老區裏土改正進行的熱火朝天，他也就打出了『貧農團』的旗號。

一時上邊也沒有下來人，張小羣整天價沒事做，除了叫一個老書記向各家派『辦公糧』，就是在新耕上的李寡婦家裏玩樂。

這天，他剛在李寡婦家吃過飯，外邊就有人來找他，這人長的十分醜陋，論身

材，是個矮胖子，左眼瞎，右眼睜，外號叫獨眼龍，真名是瞎木頭；論心眼，是一肚子螺絲轉，專出壞主意。張小羣一見他來就知道是李洛富派來的，原來瞎木頭本是一名保長，是李洛富多年『栽培』的親信。

瞎木頭一進門來，就又點頭又哈腰，滿口嘻嘻哈哈的說：『嘿嘿，主任在這邊，您正忙着吧？』說了一隻眼滴溜溜的滿屋轉。

張小羣從炕上爬起來，也不下炕，問道：『有事嗎？』

李寡婦緊讓坐，遞煙，瞎木頭又點頭哈腰的客氣了陣子，才揀了個椅子坐下，然後回答張小羣說：『主任，有點小事跟你扯扯。』說着用獨隻眼睜着李寡婦，李寡婦多乖覺，立刻笑着說：『你們先談着，我去燒水去。』一扭屁股就出去了。

瞎木頭把香煙抽出一支，雙手遞給張小羣，又給他去划火，張小羣把洋火奪過去，說：『我自個來，別折我壽數。』瞎木頭緊說：『豈敢，豈敢。』

經過了一番客氣，兩個人都抽起煙來，話也就好出口了。瞎木頭先咳嗽幾聲，清嗓子，然後說道：『主任，離年只剩半個多月了，家裏的東西置辦齊全沒有呀？』

張小羣鼻子裏哼了聲說：『有啥置辦頭，這年月用不着操這份心，還不是：「大鼓一響，黃金萬兩嘛！」』說到這，兩眼一瞪，晃着腦袋說：『這回可不比春天呀！』

瞎木頭聽出這句話是有分量的，春天李洛富只出了兩石糧食，張小羣就賣了賬，這回自然非『黃金萬兩』不行的。瞎木頭緊欠着身說：『是呀，是呀，這怎麼能比春天？不瞞您主任說，李家這回也真捨的破費，只要您主任說出口，沒有啥辦不到的。』

張小羣噴口煙，嘻嘻笑兩聲，指着瞎木頭說：『打開窗子說亮話，李洛富對你怎麼說的吧？』

瞎木頭知道張小羣是個直筒子脾氣，和他打交道，用不着多轉彎子，現在到了說話的時候了，便擺出個辦實際事的面孔說：『主任，爲了叫您過個肥年，先給主任送

●『大鼓一響，黃金萬兩。』是指：只要敲鼓鬥爭一回，就可得很多東西。這是當時一些靠『鬥爭』吃飯的流氓所說的話。



瞎木頭緊欠着身說：“……只要您主任說出口，沒有啥辦不到的。”

半個豬來，白麵嘛，不拘多少，小意思。過了年嘛？再說……」

張小羣一下把半截煙頭扔到地上，哼了聲說：『算了，不是跟你們要飯吃，想學春天哪麼便宜？時候不一樣了，老按着那一本「曆頭」辦事還行？』

瞎木頭一聽事情棘手了手，本來嘛，李洛富過去的靠山是日本、國民黨，現時靠山倒了，人家怎麼會不『拿糖』？給人辦事自個又不能做主，只好笑嘻嘻的說：『主任，別這樣死巴嘛，有話好商量，人是活的，沒有辦不通的事，我回去再跟李家說說，差不多了，主任可就担待着點。』

張小羣板着臉說：『我怎麼着也行，現在講的是民主，不行了就叫大夥說嘛！』瞎木頭故意嘿嘿的笑着：『主任玩笑啦，玩笑啦！』便起身說：『過兩天主任聽我話。』又一陣點頭哈腰，告辭去了。

天一落黑，瞎木頭悄悄的從後門到李洛富家，不用人傳稟，就一直到大廳裏，這時李洛富正和一個人咬着耳朵說話，見瞎木頭來了，兩人都閉了嘴。瞎木頭一看，認



這時李洛富正和一個人咬着耳朵說話，……

得那人是郭老黑，國民黨三軍『合作站』●裏的一個特務。

李洛富見瞎木頭來了，緊叫他坐到暖炕上來，瞎木頭對郭老黑客氣一陣，才落下了，李洛富便問張小羣的情形，瞎木頭一五一十的講了，李洛富不由撓了頭，扭頭問郭老黑該怎麼辦？

郭老黑出主意說：『無論如何得把他拉攏到手，我不是剛說過，保定國軍一過了年就南下，石家莊的地下軍就暴動，裏應外合收復石家莊，只要混過這一個月，就算沒有事了，千萬別在這一月裏出事。』

李洛富抓着頭皮說：『是呀，是呀，只要能拉過小羣來，就出不了事，這還得設法！』說了看着瞎木頭，叫他出主意，瞎木頭獨隻眼一轉，一咬嘴唇，說：『我再去一趟，火到豬頭爛，錢到事情辦，洛富叔，你得多破費點。』

郭老黑插過來說：『還怕破費？告訴他，除了星星月亮摘不下來，啥都有他的。』李洛富也就點點頭說：『行，行，我豁出破費東西了，不下本錢哪能釣住這條大魚？』

意見同意了以後，三個人又商量了一些細節。郭老黑便起身說：「我得連夜走，我現時成了黑人啦，得機會再來，我還到別村去串通……」說了便帶了一頂皮帽子，纏了一個大圍脖子，遮住鼻子耳朵，只露着兩隻眼。裝戴好了，便悄悄溜出後門走了。送走他後，瞎木頭稍坐了會子，也告辭回家。

李洛富第二天專等瞎木頭的消息，好容易盼到天黑，却不見瞎木頭來，害怕這回又碰個釘子。這樣想來想去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剛在炕上坐了一會，又到地上來踮踮，踮來踮去，一抬頭看見牆上那張『全家福』相片，心裏一動，不由端起燈，湊到跟前去看。

——這是日本來的那年照的，他夫妻二人坐在中間，那時他老伴才三十五六，臉上還光潤，自己剛交四十，長袍馬褂、氈子帽、緞鞋，和現在這付老骨頭一比，真不像一個人了，兩旁站的是大兒子李進才、大兒媳婦、二兒子、閨女、孫子和孫女。一晃十年了，二兒子在北平上了大學，閨女也嫁了人，孫子也大了……這一大家子跟着他，吃穿享樂，沒受過一天罪，眼看着照片上的一家人，不由心中暗想：真個享福的

日子就到頭了嗎？封門。鬥爭？……心裏一糊塗，手一抖，煤油燈罩『拍』的摔在地上碎了。

燈火一竄一跳，屋裏就一明一暗，他覺得屋裏變的陰森森的可怕，不由驚惶的喊了聲：『有人沒有？』

門帘一掀，兒子進才進來，怯生生的問道：『叫我嗎？』李洛富放下燈，定定神，指着燈說：『燈罩，』再也說不出第二句話。

李進才緊取來一個新燈罩換好，燈又明亮了。李洛富感到這是一種不吉利的預兆，心裏很彆扭，勉強壓住自己的驚惶，問道：『瞎木頭沒來？』

進才怯怯的回答：『沒有。』

李洛富不安的問道：『沒有出什麼事吧？』兒子被問的傻楞了會子，忽然說道：

『剛才，聽說工作組來了。』

李洛富不由『呵』了一聲，覺得正應了預兆，問道：『怎麼不早說？多會來的？多少人？』

進才怕父親生氣，胆怯的說：『說是三個人，春天那個叫趙西林的又來了。』

李洛富長出了口悶氣，再也說不出話了，神經過敏的想到：莫不是因爲工作組來了，瞎木頭的事沒成功？這豈不糟糕，怎麼竟晚了一步！想到這裏，真是頭頂火盆，腳踩釘針，又焦又急，越想越怕：誰保險保定的『國軍』一定南下？誰保險一定能『收復』石家莊？萬一郭老黑的話靠不住呢？如果解放軍呆長了，這一關如何脫得過？想到這裏，眼前真是一團黑。一睜眼見兒子還在跟前站着，便一揮手，把他攆走，一抬頭，又看見牆上的『全家福』，急忙上前摘下來，打開櫃子，把照片藏在櫃底，回身又把二兒子的一個半身像摘下來，也放到一起，再把櫃門輕輕的關上。

這樣焦急了會子，忽然覺着自己是在瞎着急，往好處裏想想，眼前並不是沒有路了；憑自己的權勢、福氣，難道真有人敢拆他的台？也許又和春天似的，破費點東西就脫過去了吧？國民黨有美國援助，真個就打不過共產黨？這樣想着就又稍稍有了希望，在地上蹣來蹣去，蹣到屋子另一頭時，一抬頭看到天地神龕前，香爐裏點着香火——因爲這裏離燈較遠，黑暗中顯得香火十分的紅亮，他才想到今天是臘月十五

了，不由站住腳。

李洛富平時不敬神，這是家裏人們上的香。但是今天他却想起了神明，虔誠的低下頭，又慢慢的跪了下去，默默的對着『天地三界，十方真宰』的神位，許下了自己的心愿。

二

恰恰這樣湊巧，李洛富剛跪下許完心愿，便聽門外喊了一聲：「洛富叔！」趕緊爬起來時，賭木頭一掀帘子進來了，李洛富用迷信安慰自己想：賭木頭來這麼巧，事情許是順利；可是又不敢去問，怕賭木頭回答一聲不吉利的話，只用眼神跟他打招呼。

賭木頭緊湊上前說：「把小羣請到我家啦。工作組來了，聽說了吧？我還怕壞了事，沒想他來了。」李洛富問道：「看有門沒門？」賭木頭說：「我還沒跟他張嘴。」

你先到我家裏到上房坐了，我在東房裏陪他喝酒，要是說的投機，你就和他見面。」

李洛富想一想，說：「好吧，就走。」便戴了氈帽，圍了圍脖，悄悄跟瞎木頭走出屋來。一出門，只見院裏月光明亮，不由把氈帽往下一拉，遮着半張臉，嘴巴扎到圍脖子裏，悄聲問道：「街上碰不到人嗎？」

瞎木頭往後一指說：「走後門，穿小過道，沒人。」

兩人便奔後面一所閒院裏來，瞎木頭先拉開虛掩着的門探頭四下望望，然後和李洛富出來，穿過一條過道，轉了兩個彎，到了瞎木頭的後院，瞎木頭並不拍門，只輕輕的咳嗽一聲，守門的兒子混仗便機警的拉開了門，放他們進去後，又急忙把門關住。

進到院裏，兩人止了步，瞎木頭爬到李洛富的耳朵根裏說：「小羣就在前院東屋裏，你得先到我北屋裏坐坐，到時候我再叫你。」然後又囑咐他：「你脚步放輕點，別叫他聽見，我這院子窄小，不比你那深宅大院。」

果然兩人蹣手蹣脚的進了前院，只見東房裏燈火明亮，隔着玻璃看見張小羣一個